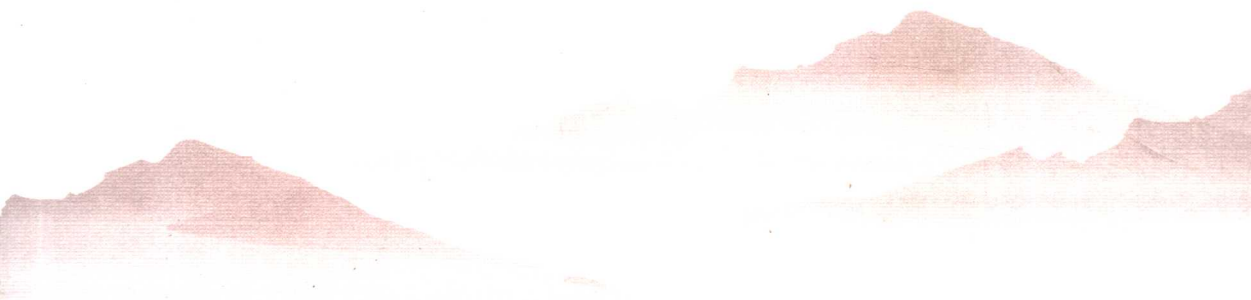




南太行笔记

苏轩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南太行笔记

苏轩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太行笔记/苏轩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215 - 06284 - 9

I. 南… II. 苏…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01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智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33 千字 印数 1 - 3 000 册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自序

本书的缘起是四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每天下午，我从家里出来，都步行到附近的苏门山上研究碑碣石刻。渐渐的，我被铭文石上的作者们当年曾经的吟哦咏叹所感染，进而被同化成为了一个浮游、徘徊在时光隧道里的幽灵；每当黑暗从四方悄然对我包抄而来的时候，这些隐藏在笼罩着苏山苏水不知那个角落的虚空里的、无数的眼睛，都争先恐后的围了上来，它们在我这个后来者面前无言的诉说那曾经的壮怀激烈，勃郁难伸，乃至于归潜斯土的隐逸情怀。就这样，促使我一次次地进入他们现在所栖身的幽冥界内，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地伴随着与斯地渊源非浅的、已经作古了的他们，一起走过了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同时，又逼得我只能穷尽了前半生有限的性灵和才情，作着构建曾经的他们、与现世之我们，以及未来的下一代进行过渡和对话的尝试——当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自己的心境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日渐成熟起来。

在这里，我将苏门百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按时间顺序，概括成为由一个个历史名人为文章中主人公的散落的“点”：

先是从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所崇拜的苏门啸台主人公孙登开始，而将笔触延伸到了位于南太行山向阳山坡的“竹林七贤”的栖息地——现在属于河南辉县市的山阳村；以及“竹林七贤”时常畅游的，今属河南修武县境内的百家岩（嵇山）；于是，就有了以历史文化散文：《啸台》、《梅竹泉记》、《嵇山》为主体框架的“竹林七贤”系列。——当然，也包括《嵇康之死》、《刘伶醒酒台》和《吊重门》等篇章。

接下来,就有了因为崇拜孙登之为人的北宋时期文化名人邵雍父子的移家苏门,傍依啸台而居;从而成为延续斯地厚重文化的过渡性人物;于是,我就写下了侧重修心养性的文化散文:《邵雍悟道》。

随后,元朝(当时尚称为蒙古的)一代名相耶律楚材因嗜邵学,而隐居于苏门旁边的水南村落梅溪;元初名臣姚枢、王磐、窦默、许衡等人也都纷纷移居兹土,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太极书院,苏门讲学之风,名动一时;并且培养出了元朝初年的士大夫无数,形成了在忽必烈当政之际,朝野瞩目的苏门一派汉人儒臣集团;更重要的,他们又将仰人鼻息而艰难生存了数百年的理学思想,正式的由在野推向了朝堂,用于治国安邦,此即是被后人概括为在儒学发展历史上,与“宋兴伊洛”并称的“元大苏门”;并且,由此而奠定了以后的明、清两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天下读书仕子科举考试的课本的基础……为表达苏门当时人文昌盛的盛况,就有了《梅溪》、《元子乐矣》、《太极书院》和《且归苏门》以及《卓水·思亲亭·怀乡亭》诸篇目的产生。

我想,天地大概也太过于钟灵偏爱这苏山苏水吧,到了明末清初之际,斯地又接引来了一代大儒孙奇逢;此人堪称为将“阳明心学”推至空前绝后之境的绝世人物,而且,先生之学的滥觞所及,又产生了“颜李学派”,以及中原地区的嵩阳书院和南阳书院、朱阳书院等等。遂作文:《仰望一座奇峰》和《一个死后还要站着的人》、《苏门琴语》以记之。

——于是,顺理成章的,苏门山,这个已经成为天下读书人心目中圣地一般的弹丸之地,接下来,就成为了民国期间军界风云人物,比如:袁世凯、徐世昌、端方、锡良,乃至冯玉祥等人的流连、息影之地。亦更有了在20世纪30年代初名倾一时的,由彭禹亭、梁漱溟和王怡柯等人在这里创立的河南村治学院;更令人称奇的就是,在几乎同时,著名作家柏杨先生,也正在这山水之间就读他那充满了苦难、彷徨的小学、初中时期……于是,我就不揣冒昧的,写了尚带有探讨性质的散文:《三碑亭记》、《水竹村记》、《三人行》、《走一段柏杨的心路历程》,以此来表达本人对于上一个世纪初,那个特有的民族大崩溃、大变革时代里,与斯地有关的各类时代精英生命趋向之片断思考——当然,这几篇连我自己亦很难归类的文

章,就和《邵雍悟道》、《仰望一座奇峰》一样,该是本人感到最为疲累的篇章了,这大概是我目前所从事的职业,毕竟距离它们也实在太过遥远之故吧。

不过,让我略感轻松的,那就是收集在下一辑里的,在太行山南段主峰地带的这些旅游笔记:

——我也曾从河南修武县、辉县市交界的白鹿山开始,一路而北,沿着太行屏障,经过山西省陵川县和河南辉县市、林州市和山西省壶关县的太行深山区,最后到淇河之源头而止;期间多在一脚踏两省的村庄山寨里驻足;当我身处于古人所说的“山河表里”之地,那吹过上党盆地沟壑坎茆的峭厉的西北风和笼罩在莽莽苍苍的豫北平原上空的烟岚,一次次地引动着我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所谓思古之幽,以及对于当下我们所身处的工商业文明和信息化时代杂陈的特定大变革时代的一点感悟——大概,那还是因了本人时刻不忘的追求“道”的本能吧,我就将这些旅游途中浮现出来的转瞬即逝的“道”的影子,一次次不拘体例地用文字将其固定了下来;因是之故,收在这一辑里的文字,还是大致以趋近“人文山水”之类的散文为主。

具体说来,涉及佛家名胜白鹿山的文章,有《稠禅师庵》、《津渡河处》、《紫房官》和《李贽诗碑》。

道家名山紫团巍的文字有《有关祖师》、《中莲》。

有关本土民间宗教的有:《西莲》、《司寨》。

另外,还有描写南太行自然风光的散文《平甸》、《吃在平甸》、《王莽岭走笔(系列)》、《淇则有岸》、《箕子山》、《话说这些寨子》、《司寨》等等。

以及接近于史评之类的文字:《岳飞之死另一面》。

能够让我感到一点欣慰的是,在无意中,我有幸拜读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张新斌先生的《新乡城市文化品牌的战略选择与思考》一文时,却发现自己这长达几年、也并不算轻松的旅途之所得,与先生的真知灼见颇有暗合之处,于是,就摘录了文中有关部分,附在这里:

……对中国历史进程有影响的古今新乡名人的四大群体:

①以比干、姜太公、周武王等为代表的商周群体(略)。

②以张良、张苍、陈平、周勃、周亚夫为代表的秦汉群体(略)。

③以邵雍、许衡、姚枢、孙奇逢为代表的百泉名儒群体：

辉县百泉与苏门山，是天地间神奇造化的产物，在这方难得的青山翠泉之间，倾倒了历代多少文人骚客，他们被这方水土所迷恋，于是乎隐于斯，著于斯，甚至落根于此。自晋代孙登隐居长啸之后，宋代邵雍随父定居于此，“冬住安乐窝，夏住长生洞”，开始了一代理学大师投身学术的生涯。在元初蒙古人南下的铁蹄声中，许衡、姚枢、窦默等文人士，在此开创书院，聚众讲学，以至惊动了元朝统治者，这些名士相继出山，成为元朝的栋梁，这里似乎也成了培养官吏的摇篮。到了清初，一代大儒孙奇逢自河北来到辉县，在百泉书院主讲“夏峰之学”。百泉书院，也与登封嵩阳书院、窦克勤的柘城朱阳书院，三足鼎立，成为中州著名书院，以至乾隆皇帝专程巡幸，留下了许多佳话。如今，百泉的琳琅满目的碑刻，记载了已逝去的风光，但在历史上留下的印痕并不会因为历史的发展而填平。

④以史来贺、刘志华、吴金印、张荣锁为代表的当代英模群体。(略)

.....

于是，我就愈加相信了，这几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并且，在这里，又有了一点小小的妄念：能否以本书梳理出的历史文化脉络为蓝本，产生以“竹林七贤”文化和以苏门百泉厚重人文内涵为两大主题的国际性文化产业？

真的，您不妨现在就顾视海内，具有苏门百泉这样的人文底蕴者，普天下而又有几处呢！

2006年3月23日晚写毕

目 录

自序·····	1
啸台·····	1
梅竹泉记·····	8
嵇康之死 ·····	15
吊重门 ·····	22
刘伶醒酒台 ·····	26
嵇山 ·····	31
邵雍悟道 ·····	38
梅溪 ·····	50
太极书院 ·····	56
元子乐矣 ·····	61
且归苏门 ·····	69
卓水·思亲亭·怀乡亭 ·····	91
仰望一座奇峰 ·····	98
一个死后,还要站着的人 ·····	121
苏门琴语·····	125
三碑亭·····	138
水竹村记·····	146
三人行·····	152
心若归鸿·····	170

附文：

啸 台

啸台，在苏门山之巅。

苏门山水甲天下，其灵气全在于孙登孙公和的啸台，邵雍邵尧夫的安乐窝^①。而邵雍安乐窝，始于北宋天圣间，邵雍之父邵古，携带着儿子，由河北的洹水、漳水流域一带迁居河南共城苏门山，傍依着啸台住了下来；当时邵古就对邵雍说：“你知道孙登的为人吗，他是我所崇尚的啊。”^②

不仅仅是安乐窝，后世有元朝的耶律楚材，在晚年避地苏门旁之梅溪，死后葬在苏门山阳^③；元初的一代名臣姚枢、窦默等人，就在苏门山水间建起了太极书院，闲暇时鸣琴百泉之上，准备就此到老；还有那个饿死在啸台旁的明朝遗民彭了凡，临终时感慨：“若与孙登为邻，此生足矣”^④；明末清初的大儒孙奇逢，也非常崇敬孙登其人，就赋有“喜怒不形亦我师”^⑤的诗句……

——也可以说，就是因为有了孙登啸台，以及他的这些后世仰慕追随者的依苏门而居，延续了苏门百泉——这个在国内不多见的隐士之乡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国外有史学家说中国的历史延续，是一座座后世坟墓的一脉相承；那么，能不能说这个孙登孙公和先生，为苏门百泉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始祖呢？

《晋书·隐逸传》中，孙登列其首^⑥：

孙登，字公和，无家属，汲郡共城人，在苏门山自为土窟居住，号苏门先生。这位带有浓重传奇色彩的道士，过着一种穴居野处、远离人间繁华文明之外的生活：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更令人称奇的是此人

性无喜怒,具有喜怒不形于色的深沉涵养;曾经有人将他投诸水中,想看看他生气愤怒时候的样子,孙登从水里挣扎出来后,却出人意料地仰天长笑不已。而在孙登游历人间的时候,有人见了,同他说话,他也不回答;也有好心人赠送其衣服饮食,他也一无所受。曾经有个在洛阳附近宜阳山里烧炭的人,见到了披发在林深处行吟的孙登,感觉出这不是个寻常的人物,就上前跟他搭话,孙登也不作答……而在平日,孙登就常常独居在苏门深山之中,附近的百姓时不时听到从山间泽畔传出的这个怪人发出那一声又一声的低吟长啸。

这样的奇人奇事,自然很快地传到了在京师当政的大将军司马昭耳中,阮籍就是这样的受司马昭之命,来到了孙登居住的苏门山。

史家往往用“猖狂”来形容阮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一些几近怪诞的作为:

此人常常整月整月的不出家门半步,再不,就是“或流连山水,累日方返”;在日常生活中,他还不时地表现出下面的一些荒诞不经之举:“(阮籍)尝任意驾车出城郊,不由路径,至穷途处,则痛哭而返。”“(阮籍)尝登广武涧,观刘(邦)、项(羽)战处,叹:‘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但是,实际上,在阮籍那落拓不羁甚至玩世不恭的外表下,却掩藏着魏晋之交新旧更替的特有的大动荡的时代里,一个空负大志的青年才俊那一颗时常在观望、彷徨和苦闷中挣扎、沉浮不已的赤子之心:

“(阮)籍本有经济(天下)志,属天下多故,士少有全者……”

可见,在日常生活中,阮籍所表现出来的看似狂放之举,就是为了掩盖其报国无门,有才无处可用,而生发出的内心深处那种压抑的情绪的发泄;同时,他的佯狂避世,也可以说是在人人自危的乱世中,一种带自我保护性质的表演罢了。“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说明,阮籍看似时而在醉中,而内心深处的他,却是非常清醒的,“世人皆醉,余独醒”——在这一点上,大将军司马昭是十分欣赏佩服阮籍的,甚至,还一度有和他结成儿女亲家的意向呢^⑦。

这个以疏狂著称的狂生,现在,就在这苏门山巅的土穴前驻足,面对着抱膝而坐的孙登。用他那惯常睥睨群伦的,白眼仁多黑眼仁少的眼睛,

上下打量着这位传说中的苏门先生,还有他面前摆放着的杵臼、竹筐之类的日常用品。

就这样，两人目光相交成为了一条直线，过了良久、良久，慢慢的，阮籍那惯常的白眼，在这沉默的如同凝固的氛围里，渐为青眼，而后却是俯伏下眼皮，而变为敬畏的仰视了。如同高手过招，一见面，凭着感觉，各人平日里养成的修养就已经分出了高下。

在阮籍的眼中,他所面对的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空明澄澈的?也或是什么也没有的空洞?但是,那也或是无所不包,无限深邃的目光?在他们眼前的晴空、白云、树啊、鸟啊、甚至风啊,都从这个苏门先生孙登的眼中流出,又倏尔掠过,不留一丝痕迹。

阮籍想起了自己曾在太行深山中见到的深潭，水深处竟成了深不可测的黑青；人望下去，时间久了，就会畏怖于这大自然神秘莫测的威力而心旌动荡，随水波摇晃不定，进而目眩神驰不已；但是，对于潭水而言，不管微风还是狂飙，而水的深处都波澜不惊。——在这里，阮籍对孙登来说，只能算是条在水中倏忽来去的游鱼。而孙登才是那波澜不惊的深潭。

阮籍又想起了他在山阳时所面对的那座太行山，巍峨雄浑，以静以默；虽然不言不动，但那种骨子里的静穆冷沉，以一种无言的力量，存在于人的视野之中；于山而言，自己最多是株摇曳在山中的小草，或者算棵生长在岩隙的松吧。

然而，阮籍毕竟是当世一流的才智之士，他还是用力挪开了自己敬畏的眼神，进而上前恭敬地请教在修道炼气安神方面的问题了——“商略太古无为之道，及栖神导气之术”。当时或许有风吧，他的话，应该能够让端坐不动的苏门先生听到的，却仍然没有得到一点回应，就如同轻风拂过了静默的苏门山岗，明月朗照在空明的百泉湖中。这微风吹过了孙登先生那披发半掩的岩石一般的脸庞，还有一两片的落叶，轻轻地掉在了山间的地上。

尽管,这个狂放的才子,按照当时流行的礼节,顺风之再、承风而三的围着孙登先生打揖个不休,却没有让这位安坐着不动,坐成苏门山一样的先生动上一动。

一声尖厉的声响，从阮籍的撮唇间发出：“……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盖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出其啸善，万灵受之。”^⑧是这狂生之清啸，打破了两入间的静谧，那啸声比山间的风声还要尖锐清越；它从阮籍的口中发出，又似乎带出了他臆满胸腔间的那种郁闷难舒、勃郁不伸，更让人想起了那种无以言表的壮怀激烈；是啊，这介乎于人类语言与天籁间的啸，是那种无法言说的至言，是那种让天、地和人同时能感受到情绪感染的大音啊！鸟其嚶鸣，是求友其声；兽之嚎嗥，为发孤独之音；而人之清啸，那又是什么呢——那可是涵盖了鸟鸣、兽嗥、人言的，那种天籁、地籁、人籁齐至的，茫茫宇宙间，也就只有人类，才可能拥有的那种大孤独、大苍茫啊！

——就这样，阮籍一路清啸着，从苏门的山间道上冲奔下来，叽喳的鸟儿从林中冲天而起，还有山间的风，似乎也更强劲了；寂寞的空山啊，就这么回荡着他那长长的尖锐的啸声。

蓦地，一种铺天盖地的声音，就如同太行山崩地裂，又如同晴空里铺天盖地的霹雳，从山头的方向滚涌席卷而来，掩盖了山林间所有的风声、鸟鸣，当然还有阮籍的啸声；一时之间，这里似乎就充满了天地间所有的声音，却又凌驾乎任何声响之上——却非人间所有，并非人之所能够发出；哦！那是苏门先生孙登，在发出了他那震古铄今的千古一啸；天地间能够与此啸声相辉映的，也就唯有阮籍头顶那朗朗照着的魏晋的太阳了。

“……仙君（孙登）料（阮）籍固未远，因动清角而啸，重四五发声，（阮）籍但觉林峦草木皆有异响，须臾，飘风暴雨忽至；已而鸾凤、孔雀缤纷而至者，不可胜数，（阮）籍既惧又喜。而归，因传写之。十得其二谓之《苏门啸旨》，今之所传者是也。

深山大泽，极高极远，宜为之先发五太、五少、沉、激内外。一十二法备举，方稍得苏门之旨矣。”^⑨

在类似于神秘宗教体验的悟道过程中得到飞跃的阮籍，这次苏门之行，使他在个人的人格和修学上，又上了一层楼。

苏门先生之啸，能否神奇的引来鸾凤、孔雀之属的百鸟，姑且只能作为一种传说吧；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西周那神奇的盲琴师师

嵇康这位才学渊博的名士，那年才三十多岁吧，但竟集养生家、音乐家、文学家、哲学家、诗人为一体，自然的与孙登师傅相处两洽，其乐融融。嵇康的琴，为当时一绝，而孙登先生也善鼓一张铁琴^①。他们就这样过着行云流水般的云游生活：“枕白石而漱清流，娱琴瑟而友麋鹿。”

能让嵇康这样的人物，甘心情愿随从之游历三年的孙登，实际是位深通《易经》的绝世之士，他的有材甘不用，自愿终老林泉之下，这样的境界，自非一般人所能够做到，况且，在嵇康看来，他所跟随的孙登，就是座山峰，是道溪涧，其兼容并包，使其所述的一草一木，一朵浪花，一块丑石，都分明有事理寓在其中。

其实，天道有谱，地道有谱，人之道更蕴有谱在其中。孙登这位深通天、地、人三界之道的大师，已将《易经》之道，融入了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②。在这一点上，处事物由己之感情，而不是从具体客观实际出发的理想主义者嵇康来说，实在和苏门先生孙登差别太大。

临别之日，嵇康忍不住道：“先生没有什么要交待的吗？”孙登说：“你知道火吗，火生来有光，而不用其光，结果在用光。人生来有才，而不用其才，结果在用才。用光在于得薪，所以要保全它的光耀，用才在于识人，所以要全其年；你才多识寡，难免要遭到日后的祸患啊。”^③其实，其间蕴涵的道理，就与《易经》上言及的“天地闭，贤人隐”同出一辙。在这凶险的乱世，唯有静默隐忍，才能保全自己。

当时，嵇康并不完全懂得这些，此人以庄子为师——而庄子这位反对人性异化的大师，也曾经多少次的谆谆教诲后人：不要让后天积学而蒙蔽了本能的直觉——那种对生存环境野兽般的感应。像嵇康这样的人物，头脑里塞满了深厚广博的才华，压得他头重脚轻的，就是走在平坦的路上，还免不了左右摇晃的，更何况，他将走在当时魏晋之交那坎坷不平、荆榛密布的乱世啊。

在这矛盾中挣扎久矣的嵇康，终于不甘心埋没了满腹的经纶，更舍不下家中的娇妻爱子。终于，有一天他下了苏门山，又走回了凡俗人世间。

在嵇康与苏门先生告别的时候，或许，会有淡淡的微风，吹落了木叶，叹息般的落在嵇康这个有着宽宽厚厚肩膀的可爱的大个子身上。当时还

梅竹泉记

梅竹泉,又名七贤泉、竹林泉、清水泉,在河南辉县市西南六十里的山阳村南^①。

泉边有座竹林寺,听常年住在这里的老人说,原庙比这要大得多,里外长满了竹子和开满花朵的树木。日本人来时,用了几辆坦克,把这里碾成平地,石碑也都敲碎了。听说,早先这里出过七个神仙,皇帝还来这儿看过哩。

他说的皇帝,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他在乾隆十五年(1760年)到山阳看过竹林寺(又名七贤祠、尚贤寺)^②,还留有《御制七贤咏》一诗:

嵇生放达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
启事吏隐何妨涛,沛国豫流形陶陶。
向秀佐锻炉锤操,小阮不愧玉树曹;
阿戎清爽舞浊醪,竹林之游芳躅高;
延之过激由去朝,五君成咏寓贬褒。
我过山阳望古遥,土阜惟见横(山)召(山)尧。
犹使逸兴轩轩飘。^③

——那“七个神仙”,就是乾隆诗中歌咏的那七个人,历史上著名的魏晋年间的“竹林七贤”。

在地方志上将“竹林七贤”归之《流寓传》中。